

# 先开花 后着色

■陈雪花

小区旁的房屋主人在房子后边临街的空地种了一株浅蓝色的绣球花。初次发现它是在去年的夏天。从此,只要我打那经过,总是被翠绿的大叶片和蓝色的花朵吸引得挪不开眼。

前阵子的一天,我再次经过那时,发现它竟然开出了几小簇比叶子淡一点的绿色的花。去年不是淡蓝色的吗,怎么变成绿色的了?往后的日子,疑惑和好奇如影随形。

去年六月,厦门的一个朋友送我一盆玫红色的绣球花。一朵朵浓烈的玫红簇拥成团,像燃烧的云霞,又似被揉碎的晚霞凝固在枝头。时常带着南方潮湿水汽的叶片将那团热烈的色彩衬托得愈发鲜活。我满心欢喜地将它安置在阳台,期待着这份绚烂能常驻家中。

许是养分匮乏,许是之前因故无人照料的缺水伤了根基,曾经花团锦簇的绣球,如今只剩绿叶在风中轻轻摇曳,丝毫没有绽放的迹象。街边那丛已开的绣球花使我更加期待与失落。不过,我还是开导自己:生命的成长自有其节奏,此刻的沉寂,或许正是为了积蓄绽放的力量。

几天过去,街边的绣球花像有魔法般,有几朵绿色的花开始变成了淡蓝色,成了去年熟悉的模样。我诧异于这先开花后着色的现象。

我的玫红绣球也会如此吗?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,我开始更加关注阳台上的绣球花。终于30厘米左右的叶丛中冒出了三小团青绿色的花骨朵,丝毫没有玫红色的踪影。

两天后的清晨,我惊喜地发现那些蜷缩的花骨朵竟悄悄褪去青涩,泛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白。像是被晨光唤醒,又像是在积蓄力量,绿中透白的花苞每天都在发生细微的变化。起初,它们只是微微张开一点缝隙,像是在



(视觉中国)

试探外界的温度;渐渐地,缝隙越来越大,青绿色的小花初露真容,花瓣紧紧簇拥在一起,如同婴儿攥紧的拳头,透着一股倔强的生命力。每一次微小的变化,都使我的期待膨胀。

小花们像是一群害羞的舞者,在阳光的舞台上慢慢舒展身姿。不知从哪一天起,青绿色的花瓣边缘开始晕染出淡淡的玫红,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颜料盒,色彩沿着脉络缓缓流淌。那抹玫红越来越浓郁,逐渐覆盖了整片花瓣,仿佛是花朵在宣告自己的新生。当整朵花完全绽放时,玫红色的花瓣在阳光下闪烁着绸缎般的光泽,与去年刚到来时别无二致。原来所有的绣球花都是先开花,再着色。我不禁佩服这样的勇气和智慧。

绣球花并非一开始就拥有绚丽的色彩,它们总是先勇敢地绽放,再

慢慢为自己染上迷人的颜色。而我们的人生,又何尝不是如此?很多时候,我们总是瞻前顾后,被各种顾虑束缚住手脚,害怕失败,担心结果不如预期,于是在犹豫和等待中错过了无数机会。

绣球花用自己的生长历程告诉我们:生命的精彩,往往始于勇敢的绽放。不必执着于一开始就拥有完美的色彩,先大胆地去尝试,去绽放,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积累、沉淀,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绚丽色彩。人生的道路上,与其在原地徘徊不前,不如勇敢迈出第一步,在前行的过程中慢慢雕琢,完善自己,让生命之花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

愿我们都能像这绣球花一样,无畏启程,勇敢开花,在岁月的滋养中,用心着色,书写属于自己的华彩篇章。

## 初夏花事

■刘惠霞

一直很喜欢花花草草,苦于时间与技术所限,总未能成功。读书时,一首《兰花草》勾起无限憧憬。

未成家前,父亲在老房子的楼上栽了好多盆花草,但开得最好的要数绣球花。父亲和爷爷常说:“绣球花开得越好,家人运气越旺。”这话真假不论,但见那团团簇簇的花球,在初夏微风中轻轻摇曳,确能叫人心情愉悦。

台风来袭时,全家出动搬花入室。父亲抱着大盆,我和姐妹们提着小的,母亲则收拾零碎。那一刻,家的温暖具象化了。风雨过后,花儿们又重见天日,叶片上还挂着水珠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仿佛在诉说生命的坚韧。这使我想起苏轼《定风波》中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”的豁达。

从工作岗位退下来,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。起初养的多肉植物都未能成活,想来是太心急了。养花如处世,急躁不得。前不久,好友送来三盆他精心培育的月季,嘱我好生

照料。我按他所教,在不太热的天气里每两天浇一次水。四月中旬出远门前,一盆已开出三朵粉红的花,一周后归来,花已凋零。望着枯萎的花瓣,不免怅然。

但我并未气馁,继续细心照料。又过一周,另两盆长出花苞。“五一”过后,外层深红、向内渐浅的月季次第开放。微风拂过,暗香浮动。每天早起第一件事便是查看它们的变化。花枝生长迅速,有几枝探出防盗窗,花苞在风中轻颤,令我担心会被风吹落。这种担忧,恰如父母对子女的牵挂。

初夏天气渐热,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花瓣上。月季花期不长,一朵花从绽放到凋谢不过数日。清晨还是饱满的花蕾,午后就可能完全舒展;昨日还鲜艳欲滴,今晨便显疲态。这种短暂的美,教我珍惜当下。

花盆旁的泥土里,不知何时冒出了几株野草。我本欲拔除,却见它们细小的叶片在阳光下泛着嫩绿,竟也显出几分可爱。于是任其生长,看它们能长到何种程度。这小小的宽容,

换来意料之外的生机。想来人生许多事也是如此,过分苛求完美,反失自然之趣。

初夏的雨来得急去得快。一场骤雨后,月季花瓣上沾满水珠,重得压弯了花枝。我轻轻抖落积水,生怕它们承受不住。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,夹杂着泥土与花香。站在阳台上深呼吸,顿觉神清气爽。这种简单的愉悦,是任何昂贵香水都无法替代的。

花开有时,花落有时。看着最后一朵月季凋谢,我并不十分伤感。因为知道,只要根在,来年还会再开。这种轮回,是自然教给我们最朴素的道理。古人“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”的劝诫,或许并非教人及时行乐,而是提醒我们珍惜眼前的美好。

养花如爱人,需放在心上,细细呵护。即使初夏闷热难当,但见那一片生机盎然,心便自然清凉。这或许就是古人所谓“心静自然凉”的真谛。在侍弄花草的平凡日子里,我逐渐明白:生活之美,往往藏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之中。

## “蚝”宅中的“花园”

■郑新逸

当清晨那鹅黄色的晨光轻轻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与帆船之上时,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袭金黄色的轻纱,整个世界都焕发出了勃勃生机。此时,耳边隐约传来了稚嫩的童谣:“梳头头髻圆,爱水螭埔姨。阔裤大裙衫,头花插歇歇。”这简短的几句童谣,瞬间将我带入了一个充满渔村风情的意境之中。

走进渔村,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历经岁月洗礼,变得老旧低矮的蚝壳厝。牡蛎壳层层相叠的墙面泛着珍珠母贝的幽光,宛如无数片风干的鱼鳞拼贴而成的铠甲。七百年前,远洋商船将这些蚝壳作为压舱物带回,先民们以“顺砌倒插”的智慧将它们垒成弧形墙脊。海风穿过贝壳间的蜂窝孔洞,发出沙哑的呜咽声,仿佛是老厝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我抚过斑驳的墙体,指尖触到蚝壳内壁残留的盐粒结晶,那股被时光腌渍的海腥味让我仿佛成了时光的见证者。

我的思绪被趣味无穷的“簪花”体验所打断。走进一家并不算大的店铺,只见一丛丛鲜花娇艳欲滴,还挂着晶莹的露珠,仿佛在争先恐后地呼喊着:“选我,选我!”我的目光在花海中游走,最终被那洁白如雪的玉兰花所吸引。接着,我又挑选了香气馥郁的含笑花、金灿灿的菊花,以及花瓣如牛奶般洁白、花心嫩黄的鸡蛋花……

簪花的阿姨手法娴熟地将我的头发绑起,然后在我新盘的头发上戴上了一顶假发。我朝镜子里一瞧,心里不禁嘀咕:这假发也太多了吧!瞬间,我的头发就变得长长的了。阿姨像是在插花一般,将那五彩缤纷的花朵一一插在了我的头上。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精心装扮,终于,我的头上出现了一个香气扑鼻、五颜六色的“花园”。

戴着这满头的“花园”,我仿佛化身成了渔村中的一道独特风景。走在“蚝”宅簇拥的小路上,每一步都散发着花香,引来路人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我轻轻地抚摸着头上的花朵,心中充满了对这份独特体验的喜爱和珍惜。这份“蚝”宅中的“花园”,将成为我心中永远难忘的记忆。(指导老师:公心冰)



投稿邮箱:dz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